



寛政
改正

孟子

道春点

三

校本. 9
4

口 12
2987
4



孟子卷之七



朱真集註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箏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

五

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仁心愛入之心也仁聞者有愛入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
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
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崇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
王之時齊國不治梁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
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
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
曰必有開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六

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

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再自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
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

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鄭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

其惡於眾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
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
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

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守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

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

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闕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鄉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代制反詩太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為心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

沓沓也非說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

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鄉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君○鄉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

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一者皆法堯

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

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

也性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一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徒堯舜則慢君賊民

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人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自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文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諸國謂之國天子不

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

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死

今惡死以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此義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

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效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洽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洽益詳而身無不止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章而論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恆胡登反恆常也雖常言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

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

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施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

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供與疾討賊兼宗欽乎前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時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

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

天者存逆天者亡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

出而女於吳

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今出女與入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

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大國之所為者而獨耻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天國五年小國
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耻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善盡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五岳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及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
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

裸音推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專麗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麗大也敏達也裸宗廟祭以鬯酒酒漚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
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也語辭也言誰能執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備德行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
菑樂其所以凶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凶國

敗家之有

菑與災同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仁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
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浪音郎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學人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

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夫音扶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

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

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惡去聲民為之所欲皆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正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于此也

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也為湯

武毆民者桀與紂也

為去聲毆與驅同獺音達爵與雀同鷓音延反淵深水

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
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
陷於死也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辨。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溺。則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掩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仁也。已見前篇。義。義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重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爾。通。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為甚。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

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傷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

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

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

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

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

聞西伯善養老者

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各

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

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焉於度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諸德皆尊如般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肅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

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甲矣

五十二卷三

〇九

○孟子曰求也為李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
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
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李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求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
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
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
罪不容於死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艸萊任
為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土地者次之

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愔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

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

子眊焉

眸子牟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曾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於處反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

則人之邪正不可因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自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

權也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一辨士授與也受取也稱物輕重而性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

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

直己之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己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也教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

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

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

夷則惡矣夷傷也教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又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

大焉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其身持守
於不義

也。失其身則廢體
辱親。雖日用三牲之
養亦不足以為孝矣。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

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
順可移於長。身正則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
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
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
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復扶又反。此兼上文事親言。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
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
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
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不忍傷之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
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
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

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

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適。閒音閑。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

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
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
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
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
與不仁。存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
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
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
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而不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
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平極
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
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求全之毀。言未嘗必實。備色者。不可以是遠為憂。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

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字。王驩。

樂正子見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

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

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

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故孟子始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

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為。無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

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若父非瞽瞍子非天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

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

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

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一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

歸己猶艸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

為人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艸芥也而惟欲得其親而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舜盡事親之道而

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

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小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願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凡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就其君子糾其父者常然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孟子卷之七

已

已

孟子卷之八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一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

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國近岐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生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乘去聲溱音臻洧音榮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橋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事正大之體網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民未病涉

也 杠音扛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與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河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與闢同焉於度反辟徐也如周禮闢人為之辟之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濟已亦不致泥陷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待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亦宜乎

王曰禮為舊君者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為去聲下為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收其田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繆盈也○潘輿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君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揚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主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

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大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察理不精故有二若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

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

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亡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

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程子曰有不為也惟能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此亦言有為而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已猶大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

在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存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尔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

以當大事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事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

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及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侯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欬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心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兼上章之意而言博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

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

亦之有也正去聲服入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少異而人之向背頗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

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一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

於水也亟去吏反亟數也水或水哉數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全晝夜言常出而竭也盈滿也科坎也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絕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絕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澮下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澮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取其無實而將不繼也徐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躡等子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鄉氏曰孔子之稱水其言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夫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

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也庶民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次而其之

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惟賢則立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為如古字通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若者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通不忘遠

不泄狎也通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異世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文武也四事上待且急於行也○此兼上三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桀通志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夫聲檮音述机音元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竟其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

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相文為盛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時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

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二十一年亦為一世而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詞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
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

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

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蒙夏自立後為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

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

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

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

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

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

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

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

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

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

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

發乘天而後反

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
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衛人也
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
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今不害
入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舜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
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傳庾斯雖全
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

以利為本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

西子美婦人蒙猶冑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齊例皆反惡人醜貌者也○尹

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他人以自新也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
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
理雖若無形而難知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
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
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
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
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
理雖若無形而難知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
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
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
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

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
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
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

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
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
豈有不可得其理者乎何以致穿鑿哉必言日至者選曆者
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
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
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又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

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

異乎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受汝也

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向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反此則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

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

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故此一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也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

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

何難焉

難去聲美擇何
又何難焉言不
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
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
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
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
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
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夫音扶鄉人鄉里
之常人也君子存
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

事見
前篇

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
嗣樂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
民退則脩己其
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
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猶同禹稷身
任其職故以為己
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
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
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

使顏子居禹稷
之任亦能憂
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
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
纓往救言急也
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

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以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蓋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之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之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

有一於是乎

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戮。羞辱也。狠。念庚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天音扶。遇。合也。相。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

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

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妻。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言。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
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
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
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反以為民望寇退
則反始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
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
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
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
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
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實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

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
不去之意
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
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
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
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
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
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

○古見反儲子齊人也○矚窺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
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
顯者來吾將暱良人之所之也畜起施從良
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
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
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
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
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
其妻妾

施音迤又音
異播音燔施
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
頭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播
豕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
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
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
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晝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之八

孟子卷之九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

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愬音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愬無愬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
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
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
色當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
憂
孟子推辭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
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辭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孥則
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
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多能不天其本心也
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
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

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
所欲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
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
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
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
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
對雙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
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雙怨於父母也

對直
類反
詩齊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
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
妻也
妻去聲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
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也
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弫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夫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力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弫瑯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

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竟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在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己思君之甚故來見其忸怩之色也巨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巨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倏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

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於音效又音教玄許六反校人主池治小吏也墮圍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倏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自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傷之有○此章又言舜遣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

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

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

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

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

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

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

可謂親愛之乎

流徒也共土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抵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列真亭即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

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

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

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曰

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
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舜既不失
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未
謂未朝朝也而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
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
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可以公義書私恩
亦不以私恩害公義
義辭之於象仁之
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
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
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
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
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

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
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
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
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
是二天子矣

朝音潮岌岌及反咸丘蒙子而子語者古語
也盛德不存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
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野人之言也孟子言堯
在老而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
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
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
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
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過止也密靜也八
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樂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
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
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
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
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
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山之篇也音偏也率潘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下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民也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
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
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養去聲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怠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
為父不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側此首反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凡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謂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
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子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之淳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

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卜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天不能入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

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治去聲。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

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期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高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

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
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
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
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並去聲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
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
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堯所以有天下
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
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
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
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
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
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天
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
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
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子未立外
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
放之於桐二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
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
去聲艾音又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甲湯之太子未立
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甲弟也太甲太子也程子
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
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
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
也
此復言周公
下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音檀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却前聖之心若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一失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音洽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也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五高反又戶驕反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嚮斯

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
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
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寐
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
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
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
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
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
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同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
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甦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而
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
堯舜。得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

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
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法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
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遠道也。近謂近君也。言聖人之行
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
此而湯之聽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求之異乎人之
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
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
言始攻。無道由我始。其事於毫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
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

為之也

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羊。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之所近。押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

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

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

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

義無命也

等如字。又音豎。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遂。故。進。以。禮。義。主。於。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

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

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

陳侯周臣

司城。自字。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雖。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雖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雖。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

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

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

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號皆國名垂棘之壁垂棘之地所出之壁也
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
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
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
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
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
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
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
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

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

為之乎

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知如此必知食牛以于主之
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之時
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
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耻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
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鬻以
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
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
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卷之九

孟子卷之十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者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

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

鄙夫寬博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浙先歷反接猶承也浙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脫冕而行豈得為遲揚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脫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子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遠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

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籥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且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聲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說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詩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其於未作而先擊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倪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知言則巧也。聖言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兩力也。其中非兩力也。

甲。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大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

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

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子。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

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滕。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

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

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人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二千二百畝。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八百人。士田四百畝。可食四百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二百人。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

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

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

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

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

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

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擬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僕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

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

挾也挾者兼有而特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

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

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

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

蔑也張氏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

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

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音秘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

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

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其天位也弗與治

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

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故賢者之命

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上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尊賢貴

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倫之。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

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

恭。故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求詳萬章疑交際。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可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

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

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以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

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

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固不讞是不待
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
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讞
書作敦徒
對反

禮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入之處也萬章以為苟
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若用其禦
得之貨以禮饋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閱
作誓無凡民二字讞怨也言殺入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
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
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
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
意其直為行字耳然不
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
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
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

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
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
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同多不義然
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殺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
入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
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
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
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速以同於禦人
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
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
得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也一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
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
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

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多矣猶較也萬章問也尤薄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定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試知是也北猶下之北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北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也

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為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

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都浪反乘去聲此孔阻利反長上聲此孔

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圃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

恥也

朝音潮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卑貧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

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

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受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

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

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

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

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

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

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

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亟數也與肉孰肉也

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

時毫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入禮待已也臺殿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也况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

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
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
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
以其職進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
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
牛羊倉庫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
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女下字去聲能養能舉悅
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
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

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艸莽之臣皆謂庶人
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也質者士執雞庶人執鶩相見以自
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
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質與
贄同
傳通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
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
之職不往見
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
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
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

之也為並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

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

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

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

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

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與與皆去聲召與之與

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

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

以旃大夫以旌龍為旃旃羽而往於旃十之首曰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看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危曰旃士謂已仕者交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

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

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

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

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

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砥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

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小人所視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所友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

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

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夫有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諫而論也

孟子卷之十

